



峡河的水，清冽，也冷寂。七十里流水，九曲十八弯，从秦岭褶皱里挤出来，跌跌撞撞流向山外。峡河村便散落在这七十里褶皱里，十来户、二十来户，星子一般彼此相望，又彼此独立。地方边远，远到连贫困都显得陈旧，像墙角积了灰的蛛网。

峡河的地质，十分复杂和脆弱。每逢夏汛，山洪从各条沟岔里咆哮而出，裹挟泥沙与断木，把好不容易修起的大小路冲垮，把庄稼地啃得豁牙漏齿。水退之后，满目疮痍。因此，峡河的路，从来是修了断、断了修，像一条接不起的链子。

王义春1973年出生在峡河边，至今没挪过地方。秋天河滩上铺开白茫茫的芦花，风一吹，飘飘洒洒，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雪。他就是看着这芦花长大的。芦花轻，风往哪儿吹便往哪儿去。可王义春不是芦花，他像河边一块青石，沉得很。村里人都说，义春这人闷，话不多，但心里有数。这“数”，是在穷山瘦水里浸泡了四十多年，一点一点沉积出来的。

起初，没人愿意当这个支书。峡河地方穷，工作难出成效，只有一身甩不掉的责任。大家推来推去，最后目光落在王义春身上。他那时还是村医，可看着大家伙儿躲闪又期待的眼睛，他点了头。这一点头，便六个春秋。

一轨光影赴商州

郝壮壮

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，枝杈如网，缠缚西风。远山上飘来风与云，便在这树杈的网络和夕晖的璀璨中凝结为车窗上的斑驳光影，涂镀出一圈又一圈的暖橙色光晕，隔着光晕望去，暮色漫川，山水柔和。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象，身上的枯燥疲乏就会一扫而空，我知道，这一程迢迢千里的奔赴要结束了，我要到商州了。

商州是我浮萍式生活的一座灯塔。我的初中是在榆林上的，高中转战到了延安，大学则入了省城，在西安就读。出了大学以后，又进入土木行业，跟着工程各处跑，银川、南阳、合肥、池州，可谓走南闯北，青春兜兜转转，行囊四海漂泊。然而不论怎么走，有一个目的地都是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商洛，准确地说，是商州。我的父母在商州打工，父亲做厨师，母亲当帮厨，既协作分工，也生活相扶，在异乡的灶台烟火里，为我撑起一片安稳的天空。

父母都是贫苦的庄稼人，文化知识基本靠自学，虽然少时有一些学习的天赋，成绩也在班里不算差，但为了家庭生计，都早早辍学。农民的生活习惯和艰苦的成长经历，铸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，在言传身教中，这品格又传给了我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在每个寒暑假和工作后的假期，坐着“绿皮”去看望他们，并乐在其中，不以为苦。

也许也是苦的，“绿皮”毕竟太慢了。在出发的时候，心中盈满期盼，加之有熊熊燃烧的思念驱动，故而穿山过隧，山山水水在耳边呼啸，仍觉得别有风味，尤其是看到落日的金晖漫过窗帘流进车厢，隔着枝杈与手指的网络光影望向远方，仿佛已经看见了母亲温暖的笑脸。等假期倏然过去，再踏上征程往返学校或单位，那漫漫长途，就怎么都熬不完。

在我榆林上学的时候，去商州一趟，得十个小时左右，这还只是火车上的时间，没算上去火车站以及出站后往父母上班的地方走。若全算在一起，基本去一次，就要用掉一整个白昼，中间还要换乘好几趟车，因此每次出发，我都轻装出行，一个双肩背包，两件换洗衣服，三四个面包或一桶泡面，便是全部的行李。父母出门或回家，则大包小包行李众多，为了省点钱，他们都不买行李箱，而是用大大小小的麻袋装满随身物品，肩扛手提地出行。

日出则行，日落却还不止，漫长的车程和数次的中转，以及一刻不离手的大包小包，总能让他们精疲力尽，又因为不带充电宝，一路上也不敢看手机，只能用枯坐来对抗漫长的光阴。树杈的网络和太阳的辉光共同绘就的光影，伴随着晨雾爬上父母的鬓角，也透过车窗上的暮色光晕涂红他们的脚踝，一天的时光，就是从头到脚。母亲常说，她宁愿受一天苦，也不想坐一天车。她口中的受一天苦，就是干一天体力活。

及至后来延安、西安的求学，合肥、池州的工作，都让我对这一趟漫长、枯燥的光影斑驳的奔赴，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。于是不顾他们的反对，坚决给他们买了行李箱，买了足够容量的充电宝，让他们可以借助行李箱的那几个小轮稍微缓解臂膀的疲乏，利用屏幕上情节跌宕的短剧来对抗漫长车厢的枯燥。

最近，我有一些比较重要事情在西安处理，他们便也跟了来，虽不能提供实质上的帮助，却在心灵上给予我莫大慰藉。事情办完后，我送他们回商州，在出发那天早上，母亲急急地让我用酒店的无线网给她下载了好多短剧。“没这号东西咋能坐到天黑！”想到漫长的枯坐，母亲一脸疲倦。

我没告诉母亲，这一次，她只需要坐24分钟，不用说那么多短剧，就是一部，她也看不完。从“西十高铁”开始，商洛便正式融入了“西安半小时经济圈”，随着更多的高铁开通，商洛将会融入更多城市的半小时经济圈，也会有更多的城市，融入商洛的半小时经济圈。

这一轨光影的迢迢征程，不论是以商州为始，还是抵商州而终，都终将不再漫长，都终将由“奔波”，变为“奔赴”。



忙村上的事，傍晚一头扎进郁郁的树林，弯着腰拨弄菌材。收成时，一锄头下去，挖出的天麻白生生、胖乎乎。茯苓结得比脸盆还大，沉甸甸地抱在怀里，能感到一种敦实的喜悦。消息传出去，村民眼睛亮了。王义春把种子分下去，挨家挨户教怎么埋棒、排水、遮阴。手在泥土里灵巧地翻动，嘴里不紧不慢地讲着，比任何专家都让人信服。

防汛是村委的重要工作之一，峡河的路，经不起一场真正的大水。每年汛期前，他便带人备沙袋、清边沟、固边坡，把路肩上每处松动的豁口堵严实。他在山上隘口设了简易雨量观测点，逢暴雨欲来，整夜不睡，打着手电在河边走来走去，看水势，听山响。那几年夏天，他总是很晚才回家，甚至不回家。有一年，百年不遇的山洪从上游碾下来，把他刚带人加固的路基齐刷刷掀去半边。王义春站在雨里，浑身湿透，嘴唇发青，却没骂天。他只是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混着碎石的泥浆，像要把那些被水冲走的东西一把把再抓回来。

防灾减灾，渐渐成了王义春和同事手头最重的工作。他给全村老房子做了登记，哪家屋后是松动的坡体，哪家地基离河床太近，心里一本账。那年哪月哪场雨下了多少，哪条沟的洪水涨到竹竿第几格，都记在一个磨得发毛的蓝皮本子上。那本子

放在枕边，夜里醒来就着手电的光一页页翻看，像在读一本与老天爷对弈的棋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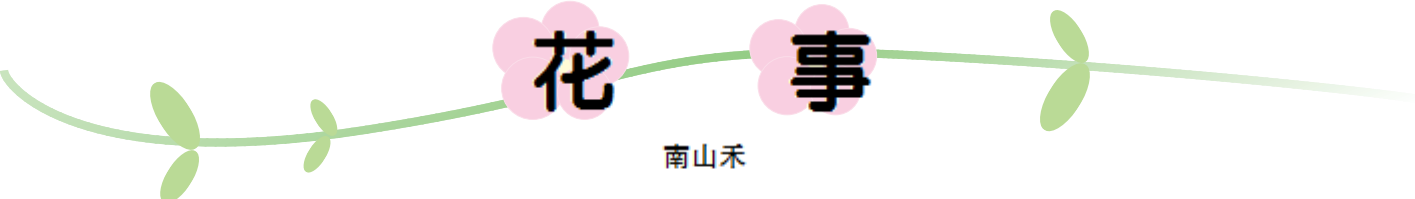
路好了，出去的年轻人更多了。王义春知道留不住，便不硬留。他和村干部在村部支起一张桌子，弄了台旧电脑，专门为打工的人登记信息、联系车、办手续。谁家老人病了，一个电话打来，他便跑前跑后请医生送医院；谁家小孩上学户口没办，他便揣着材料一趟趟跑。他说，得让出去的人心里踏实。

日子慢慢流着，像峡河的水，看似平缓，却一直在前进。夹岸的芦花依旧年年开、年年飘。只是村里的日子，不再是那轻飘飘没有着落的芦花了。它有了水，有了路，有了产业，有了一份沉甸甸的希望。而这所有一切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沉默的影子，一个像青石一样沉在峡河河床上的书记。他的背，或许有一天也会像父辈那样渐渐弯下去。但他那条被汗水浸透的脊梁，早已在这七十里山河间，成了另一种坚忍的山脊。



商洛山

刊头摄影 张志宏
(总第2929期)



南山禾

小学时读老舍先生的《养花》，在老师的带领下反复诵读，那时虽年少，却也依稀体味到先生笔下的养花之乐。从那时起，心里便悄悄埋下一颗种子——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个能享受花之快乐的人。

上大学后，我陆续养过许多花草：玻璃翠、芦荟、红掌、虎皮兰、君子兰、幸福树……它们都不娇贵，似乎也很亲近我，长势都很好。同学朋友来了，总夸我养得好，赶上分盆有了幼苗，便欢欢喜喜地送他们带回去养。可后来听说，这些花都没能长久。此后，便很少再将它们送入。花草在我心里像是自己的孩子，每日上班前总要去看看，晚上回来也要一一扫视，看是否缺水，或是有了别的状况。到了周末，喝茶读书之余，便是修

剪枝杈、拭去叶片上的浮尘，哪几盆该晒晒太阳，哪几盆又该挪到阴凉处——就这样，一个周末便在忙碌与闲适交织中充实地过完了。

与花草同处，享受的是一室的葱郁与芬芳。今年新栽的墨兰长势正好，新芽挤满了花盆，新旧交错，高低有致，葱绿油亮。虽未见花箭，但那一簇簇深绿，已是一种丝滑的舒畅，望一眼，心里便如被熨斗熨过一般妥帖。它旁边的建兰叶子修长，金线包边，自有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，更像一位腰肢柔软、身材高挑的女子，简约中自有风韵，堪称兰中王者。与建兰的缘分始于网络。一次偶然浏览兰花论坛，一眼便被它的风姿深深吸引，当即网购了三株新苗。不过一年半的光

景，我家客厅的阳台已芬芳四溢。花萼刚窜出时，不过十二三厘米，顶端孕育着四朵淡淡的黄绿色的花苞。三四天后，花苞渐次舒展，如少女初醒；花蕊是牛奶般的洁白，花瓣晶莹剔透，风透过窗纱拂过，幽香清远，沁人心脾，为客厅平添了几分淡淡的雅韵。

阳台上的金边虎皮兰养了五年有余，早已爆满盆面。厚实的叶片如一把把直指天际的宝剑，剑身上印满了黄绿相间的纹理，金色的镶边让宝剑多了几分贵气。我一直以为虎皮兰是不开花的绿植，今年七月初的某个早晨，忽然发现虎皮兰叶片的根部，冒出了两个细线般的芽柱。细看之下，才发现芽柱上有花苞，锥形像极了金银花的蓓蕾。我大吃一惊——这是要

开花了吗？随后我上网一查，方知虎皮兰确能开花，只是对年份、水分、阳光、温度、肥力的要求极为苛刻。养到开花者，十不及其一。也许是我这一年陪伴它们的时间多了，花儿似在怜悯我吧。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，芽柱长高，花苞从下至上渐次绽放。那花朵形如小喇叭，花香淡雅。清晨，谷粒大小的露珠爬满花茎，在晨光中闪烁，为花朵添了几分超凡脱俗的韵味。

虎皮兰给了我莫大的惊喜，也让我明白：花与人一样，你待它真心，它便还你深情。童年时在欣赏老舍先生《养花》时，悄悄在字里行间埋下那颗种子，如今变成满室葱茏、花香萦绕的日常。

人爱花，花亦不负人。这，便是养花教会我的道理。

秦岭农具 (组诗)

郑学良

竹 筛

一把竹筛到了母亲的手里
就活了。只见筛中的麦粒
都旋转了起来
仿佛一把竹筛就是一个舞池
不管跳的是胡旋舞
还是拉丁舞
母亲的目的明确
就是还它们一个干干净净
清清爽白的身子
又不要它们受到过多的压抑和痛苦
只在这场娱乐中
便将粘在肌肤上的灰土和
混在队伍里的渣滓
筛落——

柳 簸

柳簸，农具里一件不起眼的老物件
可在农活中却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
把控着谷物入仓的最后一道关口

那些手执柳簸的人，都是会制造风的人
只见颠，摇，荡
就轻轻地将谷物中的糠秕扇去
留下饱满、圆润，健康的粮食

这正应了那句乡语
扇不起风的人，都是软骨头
经不住风吹的谷，都是
糠秕

锄 把

握着握着
就握出了父亲的温度

父亲虽然已去世多年
但在他留下的锄把上
我还是握着了一代代农民的辛劳
及他们心中的想法与自信

仿佛这是一截有灵性的骨头
比活着的树木，更能接通地脉
接通古今

石磨·石碾

在一个景区，石磨被做了一条小溪的
踏步，碾盘做了石桌
我不由这创意叫好，这不就是
晒出的一部中国手工农业史么
人力推，牲口拽
洒下一代代人无数汗水的石磨石碾
在这里无声地向我们讲述着
乡亲们世代代奋力
为生活画圆的历史

